

DONGHU·YUSI

杂花生树

怒放的生命(外一则)

□ 詹政伟

岳母的心脏起搏器装了几年了,根据医嘱,需要去复查。她八十多岁了,想独自乘高铁去杭州。年近九十的岳父放心不下,也要陪着去。我太太不依,说你们都不是小年轻了,还是我们开车送你们去杭州吧,你们不必逞强。遂一同前往。

等到一切复查完毕,没有什么大碍。或许是医生赞了他们几句。两老突发兴致,说是要去西湖边上兜一兜,好多年没去走一走了。

那时候刚刚过了正月,寒风依旧呼啸,还飘着零星小雨,在白堤上撑着伞走一走,确实是需要勇气的。那天,游人稀少,但老两口坚持着要绕上一圈。西湖里波浪起伏伏,像是鱼在喘息。

我们陪着他们走,走的过程中,惊讶地发现,有两株桃花居然露出了嫩芽芽,是的,它们是那么突兀,在寒风中颤巍巍地绽放着。起先我们不敢相信它们是真的,以为是塑料或者仿制品,人为挂放在那儿的,或许是给拍照的游人作摆设用的,纯粹是背景。等走到跟前,忍不住用鼻子凑近它们,闻了闻,是的,它们是活的,是有香气的,于是咂嘴称奇。两老笑得合不拢嘴,说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们抓到了,真是三生有幸。

是的,这个时候,周遭的一切还在沉睡中,就连杨柳,也只是微微泛绿,疏疏朗朗的。

它们这么早就绽放,会不会冻死?太太担心极了。

岳父呵呵一笑,那是你想多了,桃花才不想绽放不绽放这种烧脑的事。它们完全是依照节气。我们人才自作聪明,为了春来,日愁夜愁,这有什么好愁的?

抬头看看风起云涌的堆云,再低头看那两株桃花,竟然莫名感动起来,是为它们的勇敢么?这世上,似乎只有生长是不可能被阻挡的,它们只是生长在西湖边白堤上的两株桃花,恰巧让我们看见了而已,其实,又有多少我们看不到的生长,撒遍大江南北。春来花开草长,这是自然规律。我

们能欣赏到它们的美姿,这是我们有闲情雅致,如若忧心忡忡,那是无心也无意去留意这些于静默中诞生的美好的。

我这个一向不大喜欢和花合影的人,央请太太给我和这两株早熟的桃花合影留念。

岳父又说,所有的花其实一直都是有关情的,只是我们无法窥视。

午夜蝴蝶飞临

假如有那么一天,诗、酒、花、茶、煎、炒、烹、煮、琴、棋、书、画,来一场雅俗共赏,那会不会是一场狂欢?于是,剧场开演了,正剧、闹剧、荒诞剧、喜剧、悲剧……

周末,去住一筒在龙湫湾的别墅,我爱在那个宽大的地下车库里,躺在按摩椅上,窝一个下午,那里安静、恬淡。我骨子里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,特别推崇松弛感,一个人在松弛的状态下,是会超水平发挥的。松弛感哪里来,需要全身心放松。什么样的情况下,人能彻底地放松,那大抵是人慵懒的时候。

有人说,我是典型的双子座。双子座的特性就是神经质,它总是能未雨绸缪,能未卜先知。其实,并没有什么诀窍,只是这种人比别人更敏感,更爱思考罢了。在我心目中,只要相信科学和常识,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,那么它们都可以帮你少走许多的弯路。

奶奶去世前对我说,等你长大以后,这个世界就会变好了,可等到我长大,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,有些事叫人匪夷所思。我不解,为何会如此?我年轻时,喜欢穿夹趾拖鞋,穿比实际大上一个尺码的棉质沙滩裤,连T恤也是,要那种没有领口的棉织物,这些东西一旦穿在我身上,总会让我有一种飘飘欲仙感。那

时候,我还在文化馆工作,上下班没有那么严苛,我这副打扮,没有人会对我说道三道四,但我严以律己,常常提前上班,吃一甜一咸两个烧饼,一大杯白开水,然后挟一叠方格稿纸,一个水杯,然后猫进了会议室写小说。会议室在二楼的最西边,夏天的时候,西晒的日头会让它变得像一间蒸房。好在我都是上午阅读写作。但即便是上午,那里也很闷热,便需要将吊扇打开,老式吊扇没有档位,要么开,要么关。一开就是疾风,于是只得用水杯将写好的稿纸压住,人坐在离风扇远一点的角落,常常是一写一上午,一写一上午……我源源不断地将一篇又一篇的作品拿出手,自己高兴,单位也高兴……这样的美好日子到九十年代就进入了尾声。有作家对文化馆赞不绝口,我却却不以为然,那是他没经历过此后的录像厅值班、馆办小报自收自支、下乡演出搬运道具等窘迫的状态……

蝉鸣夏日长,风动荷花香的欢悦像一阵风一样刮过去了。都说没有背景的人是创造不了背景的。有时候想想,说不出是对还是错。很多时候,许多天资聪颖、自恃甚高的人,因为没有贵人相助,充其量是一棵瓦楞草,自生自灭,冷暖自知。但不管怎么样,但凡经历过一直平凡的人,反而能将那些优秀的品质留下来,比如认真和专注的习惯,如果能一直伴随着你,那么你将受益无穷。

时光在瞬间把我的心给掏空了,自此以后,再也不谈灵气、境界,我看出了这个行业的软弱、虚弱和致命缺陷。我知道,我得给自己打预防针,不能在泥潭里越陷越深。于是,我开始阅读,海量的阅读,驱散了寂寞和痛楚,让我不再对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恐惧。

还得感谢生活,能让我在午夜的时候,把那些梦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,于是我看到蝴蝶翩飞,我成了一个在梦中快乐生活的人……

方建飞
近作词选

卜算子·散步至西河下隄小憩

风静毅纹平,水湛浮云满。衰柳垂垂未
尽枯,午后晴光暖。韶岁本难留,世事谁能
管。莫若今朝半日闲,坐到斜阳晚。

减字木兰花·汤山访梅

梅花几树,曲径寻来知旧处。野鸟相迎,飞
落枝头唱不停。芳亭小憩,吹起暖风香细
细。自笑尘容,难似春花岁岁同。

浪淘沙·游外蒲山

风暖送春还,吹散余寒。通天桥外访仙山。
四面生机添草树,美景千般。高处且凭栏,
海阔天宽。开襟极目忘尘烦。一片晴光波滟滟,
泛起微澜。

浣溪沙·游梅花洲

连日东风软似纱,晴光不许负韶华。梅花洲
上赏梅花。一路清香迎远客,几枝红粉出谁
家。江南春色太清嘉。

菩萨蛮·赏当湖南阳新村素心古梅照片,学步陆永祥老师词韵,并寄陈似娟老师

馥寒难奈春传信,南阳老树流芳韵。寒蕊一
时开,幽香溢瓦台。孤高添玉骨,素洁如冰
雪。凭此濯尘埃,清风吹面来。

小区湖心岛
晨记

□ 毛建良

大年初七,年就算过完了。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所以起了个大早,想去小区的湖心岛转转。说是岛,其实就是小区南边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公园,走路过去五六分钟。

牌楼是新修的,立在河边桥头。以前这儿没有,现在做成浅绿和白色的拱门,顶上弯弯的,贴着热气球、小太阳、星星贴纸。左边一行字“天气晴朗,宜收集快乐”,右边是平湖话“恰,白相去”。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。收集快乐,这话是年轻人写的,中年人想不出这个。至于“恰,白相去”,大概只有本地人才会停下来笑一笑。

过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头,拎着鸟笼往回走。笼子罩着蓝布,鸟在里头叫了一声,他拍拍笼子,鸟就不叫了。桥面是钢板的,踩上去咚咚响,他走得不快,一路过去,脚步声像敲木鱼,一下一下的,并不着急。

岛上人还不多。草坪边竖着一个长颈鹿形状的牌子,写着“特殊儿童融合性实践基地”。牌子底下蹲着一个中年男人,拿手机对着草坪拍照。我顺他的镜头看过去,什么也没有,就几棵刚冒芽的草。他站了三四张,翻来翻去不满意,又站起来换个角度。我没问他拍什么。

健身器材那儿热闹些。三个老太太在上面一边晃一边说话,说谁家媳妇昨天回娘家,带回去六箱年货,后备箱都塞不下。穿红毛衣那个笑得直不起腰,说六箱,吃一个月啊?旁边压腿的老头插嘴,人家有钱,你管呢。老太太们不理他,接着晃,接着笑。

有个年轻人牵一条白狗从旁边过,狗跑到草坪里闻来闻去,他拽绳子,狗不走,他就站着等。等了半天,狗终于抬起腿方便完毕,他这才接着往前走。

河边有人在收网。一条小船,一个人划,船头推着网。他一边收一边往这边看,我朝他点点头,他也点点头。岸上有钓鱼的,坐个小板凳,一动不动。我站在他后头看了五分钟,浮标一动不动。他也不急,摸出烟来点着,吐一口烟,继续看水面。

我靠栏杆站了一会儿。栏杆刷成了彩色,一道红一道黄,我数了数,有七种颜色。风从河面上吹过来,有点凉,但不刺骨。对岸几棵柳树,远远看去,枝条上像蒙着一层淡绿的东西,看不清是芽还是雾。

有个女人推着婴儿车从我身边经过。车里的小孩也就一岁多,手里攥着一个红气球。气球碰到栏杆,“啪”的一声炸了。小孩愣了愣,嘴一瘪,要哭。女人赶紧蹲下来,指着河里的小船说:“快看快看,船!船!”小孩就不哭了,盯着河面看,眼泪还挂在脸上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刚搬到那几年,这个公园就有了,但没什么东西,就几条路几棵树。后来慢慢添了健身器材,又修了牌楼,刷了栏杆,变成现在这样。再过十年,不知道又会添点什么。

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。路过牌楼,又看了一眼那句“恰,白相去”。我想,下次要是再有什么烦心事,就来这儿走走。花不了多少时间,也不花钱,走一圈,差不多就好了。

月儿

□ 春歌

南方深冬,寒风凛冽,我和儿子躲进街边的小面馆。暖烘烘的店里,面香萦绕,人们的谈笑声此起彼伏。儿子正摆弄着蒜瓣,桌下突然传来“喵喵”声。一只小猫探出头,儿子眼睛一亮,丢出蒜瓣,笑着喊:“小家伙,接着!”小猫被逗得跳开,儿子转头看向我,眼中满是期待:“爸爸,我好想养只小猫,咱们家为啥不养呢?”

他的话,瞬间勾起我尘封的回忆。

1999年春天,齐齐哈尔依旧春寒料峭,但街边的丁香花却悄然绽放,那淡雅的芬芳悠悠飘散,为这座城市添了几分温柔与宁静。那时,我和妻子在部队医院工作,还没有孩子,住在医院二楼改造的门诊室里。家虽简单,却装满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。

一天,邻居曹姐从长春探亲回来,抱着一个小纸盒走进家门,脸上挂着暖阳般的笑意:“给你们带了个小宝贝!”她轻轻捧出一只小波斯猫,小猫不过巴掌大小,娇弱得像春日里刚冒头的嫩苗。“这小家伙才一个月大,我给它取名叫月儿。”

缘分就是这般奇妙,毫无征兆地降临。月儿小小的一团,雪白的绒毛像云朵般轻柔,在曹姐掌心微微颤抖。它那宝石般的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四周,发出细弱的“喵喵”声,那声音像春日里最轻柔的风,轻轻拂过。妻子一下就被吸引了,急忙接过,轻轻抱在怀里,心疼地说:“好好可爱的小月儿,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啦,别怕。”看着妻子温柔的样子,我心里也满是欢喜,这个小生命的到来,让我们的小家瞬间变得暖烘烘的。

在那些平淡又幸福的日子,月儿就像快乐的小精灵,给我们带来无尽欢乐。它的饮食习惯很特别,对一般猫咪爱吃的食物不感兴趣,唯独钟情于方便面和火腿肠。我担心这些食物不健康,就把它们放在带锁的档案柜上层,还念叨着:“月儿呀,这些可不能多吃,你要乖乖的。”

可第二天,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逗得又好气又好笑。档案柜上层柜门大开,方便面散落一地,火腿肠外皮被啃得破破烂烂。从柜子到桌子再到地板,一片狼藉。我又气又急,大声喊:“好你个月儿,居然学会自己开柜子偷吃了!”说着,随手抓起桌上的书朝它扔过去,可扔出去我就后悔了,生怕伤到它。

夜深了,营区一片寂静,只有窗外的风声和树叶沙沙作响。月光洒进屋内,我关上灯,躺在床上,紧盯着外屋,等着抓月儿偷吃的现行。起初,外屋毫无动静,就在我快睡着时,突然传来“丁当”声。我心里一惊,屏住呼吸,轻手轻脚地走过去,猛地开灯——原来是月儿倒挂在档案柜顶,前爪拼命勾住防风钩。它被我吓得缩着脖子,警惕地盯着我。我气得拿起拖鞋,可看着它逃窜的背影,又有些不忍。

平日里,我们对月儿疼爱有加,妻子更是把它当成心头宝,总把它抱在怀里。正因如此,月儿对妻子十分依赖,一刻都不愿离开。那时我们刚有电脑,妻子玩游戏时,月儿就像个小跟屁虫,总会跳上显示器趴着,既能取暖,又能陪着妻子。看着它惬意的样子,我和妻子常常相视一笑,觉得生活简单又美好,幸福就像春日里的暖阳,无处不在。

然而,2003年“非典”的阴霾笼罩大地,部队里



春晖满林 沈保良 作

气氛紧张压抑。院子里的树木开始落叶,枯黄的叶子在秋风中瑟瑟飘零,满目皆是肃杀景象。部队规定不让养宠物,无奈之下,我们只能忍痛送月儿离开。我把它托付给最信得过的朋友,可没过多久,朋友就把它送了回来,无奈地说:“这小家伙不吃不喝,就认你们家。”后来又托了好几个熟人代养,结果都一样。

“非典”形势越来越严峻,部队下了最后通牒。实在没办法,我骗妻子说再送一个朋友,实际上瞒着她把月儿带到十几公里外的郊外,托付给了一户人家。把月儿送走的那一刻,看着它无辜的眼神,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难受,可又觉得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。

一周后的早晨,秋风瑟瑟,我和妻子正要上班,窗外突然传来熟悉的“喵喵”声。我心里一惊,打开窗户一看,真的是月儿!它竖着尾巴,对着我们大声呼喊。我们把月儿抱回家,它尾巴竖得高高的,不停地蹭着我们的脚,围着我们打转,仰着头“喵喵”叫了好久,那叫声里满是委屈,仿佛在质问我们为什么要遗弃它。抱着“失而复得”的月儿,妻子哭得很伤心。仅仅一周没见,月儿就瘦得皮包骨头,满身尘土,还有好几处伤口,渗着血丝。看着它的惨状,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扎着,满心都是愧疚和悔恨,痛恨自己当初的决定。

但病情愈发严重,部队再次下达清理猫狗的命令。无奈之下,我只能再次背着妻子,将月儿送到更远的地方。那天,秋风呼啸,路边的野草枯黄衰败,在风中无助地摇曳。我骑着自行车,把月儿

装进黑布袋,骑了很远,在一个偏僻荒凉的大草甸把它放下。四周一片死寂,偶尔传来几声鸟叫,更添凄凉。我准备离开时,月儿跑过来,咬住我的裤脚。我狠下心,用脚推开它,跨上车拼命往前骑。它在后面紧追不舍,绝望的“喵喵”声越来越远,最终消失,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。

从那以后,月儿再也没有回来。多年后,我常常想,如果当初没有疫情,月儿或许还会在我们身边。可命运总是这样,让我们在无奈中做出选择,却又在事后留下无尽的遗憾。月儿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,按照猫的寿命,它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,可它的影子却从未从我的心里消失。我常常想起它偷吃时的调皮模样,想起它在妻子怀里打盹时的温暖,想起它追着我自行车时那绝望的“喵喵”声。

“爸爸,你怎么哭了?”儿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他歪着脖子,满脸疑惑。我揉了揉眼睛,轻声说:“爸爸想起一个老朋友,一只叫月儿的小猫。”

“哇,咱们家养过小猫!它现在在哪儿?”儿子眼中满是好奇。

我沉默片刻,声音沙哑:“爸爸把它弄丢了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

儿子听完,紧紧握住我的手,认真地说:“爸爸,以后要是我养了小猫,我一定不会把它弄丢,我会一直陪着它。”

我望着儿子,喉咙发紧,终是没能再多说些什么。店里的喧嚣似乎都淡去了,只有儿子的话,在我耳边回荡。